

青海文艺创作丛书

小说散文选

青海文艺创作丛书

小说散文选

青海省文学工作者协会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西宁

青海文艺创作丛书
小说散文选
青海省文学工作者协会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印刷厂印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 $\frac{5}{16}$ ·241,000字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平装2600——9,680

统一书号：10097·113

定价：平装(3)1.10元

出版者的話

解放十年来，在党的亲切关怀下，青海省的文学艺术创作有了飞跃的发展，反映各项建设事业和各族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不断地涌现出来。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为了总结我省文艺创作的成果，我们约请各有关单位编选了这套“青海文艺创作丛书”。

丛书分“诗选”、“小说散文选”、“戏剧曲艺选”和“民间故事选”四集陆续出版。收入在选集中的，是从本省各报刊上所发表的作品和本社出版的单行本以及一部分作者所推荐的作品中选出来的，是我们认为较好的作品。

在编排上，每集都按照作品的题材内容排列。在编选过程中，我们曾得到本省各报刊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为了比較全面地介绍我省解放十年来的文艺创作，我们尽可能选入了反映各个时期的不同面貌和不同作者的作品，但由于掌握材料不多，該选而沒选或者不該选而选的情况都可能存在，我们衷心地希望作者、讀者和各有关方面提出批評指正。

序 言

在一日千里的社会主义建設坦途上，我省文学創作，如雨
后春筍，蓬勃發展。这小冊子，收集了解放十年来較优秀的小
說散文。

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到祖国青海十年来的偉大变革，工、
农、牧业战綫上輝煌的建設成就。如“說不出的高兴，写不尽
的喜悦”、“东风吹遍柴达木”、“柴达木的綠洲”、“兰青
铁路在挺进”、“桑巴久周”、“媳妇”、“盆地风雪”等文，
真实的写出了这些变革，勾出了建設青海的美丽的图景。其中
“东风吹遍柴达木”，作者以飽滿的热情，歌頌了建設者的崇高
理想——“战胜风沙严寒，钻透戈壁高山，让万宝为国利用，要
烟樹林立沙滩”。这是多么值得每个讀者仿效的共产主义风格！

在这里，我們不仅可以看到青海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
方，而且这里的人，也是十分可爱的。“范师傅”、“老列兵”、
“薛大嫗”、“老刘师傅”，这些人物的高贵品质，在讀者的心
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特写“开拓者的故事”，作者
以朴素而又充滿革命激情的語言，描写了青藏公路上开路先鋒
們的偉大業績，为我們塑造了以老共产党员慕生忠政委为首的
筑路工人們的英雄形象，歌頌了英雄們高贵的共产主义品质。
在这篇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农民出身的郝貴海，一个普通的石
工，由于有着一颗热爱党、热爱劳动的心灵，硬是在沉睡了几
万年的草原上种出了嫩綠的蔬菜、金黃的葵花，在冰天雪地的

崑崙山下生出了豆芽。帶領工程队的李云同志，在常年积雪的唐古拉山上，遭遇到断粮的威脅；他为了爱护工人們的生命，并为完成党的事业，不惜生命尝试尚未断定能否可食的水草，他說：“我若死不了，你們就吃；如死了，你們就接受經驗。”这种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質，多么值得我們学习！在这篇作品中，我們也看到了在艰苦的岁月里，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兄弟民族干部。蒙民生根，为了搭救兄弟民族的病員，自己脫光了身子，揹着病員，涉过冰河……河水濺到腿上，立刻結成冰珠。当他登岸时，脚剛踩在石头上，顿时就冻住了……他傾着身子，咬紧牙关，用力一拔脚，嗤的一声，脚板就撕去了一层皮，鮮血滴在他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里。作品不仅描写了筑路工人那种“我为人人”的新的道德品質，而且告訴了我們，在那样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各族人民中的优秀儿女在难以想象的唐古拉山浩大工程中，沒有水平仪，他們創造性地用酒瓶子装上水来代替；沒有測量弯度的仪器，用麻繩牽着量；鎬头磨秃了，燒起牛糞来重新鍛造；沒有鞋，穿木头板；沒有縫衣服的針，硬把半尺长的駱駝骨，磨成一寸长的小針……在这样严重的考驗下，他們发出了“只許前进一尺，不許后退一寸”、“公路修不到拉薩，决不罢休”的气壮山河的誓言，終于在世界屋脊的唐古拉山上，修通了第一条高原公路。

我們之所以特别推荐这篇作品，是因为在这篇作品中出現的这些干劲冲天的青海建設者，正是千千万万的青海建設者的縮影。

我們的事业是何等壮丽，但又是多么来之不易！革命回忆录“怀义灣”、“祁連山，我們还要回来”、“难忘的河西三个月”等，都以惊心动魄的事实告訴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由千千万万先烈和革命前輩的血汗凝結成的，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忘記他們。“難忘的河西三個月”“祁連山，我們還要回來”，生動而又深刻地描繪了革命鬥爭的片斷，字里行間，閃爍着黨的好兒女們為着共產主義事業，不屈不撓、堅苦鬥爭的高貴品質的光芒，對我們每一個讀者，都有着強大的激勵！

特別引以為喜的是：通過編選這個小冊子，檢閱了我省的小說、散文創作。小說和散文，在青海解放後的十年中，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大躍進的過程。在這十年中，不僅數量大大增加，質量也有顯著提高；尤其使人欣喜的是出現了一批優秀的工农作者。有了這批生力軍，相信我省的文學創作事業，會空前繁榮！紅色的作者隊伍，也會進一步迅速擴大！

今天，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正當我們以萬分興奮的心情，慶祝建國十周年的時候，讓我們各族作者，百倍地鼓足干劲，力爭上游，繼續努力提高思想覺悟，深入生活，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無愧於我們偉大時代的作品來！

編 者 1959年9月10日

小 說

目 录

序 言.....	(1)
----------	-------

小 說

桑巴久周.....	程秀山 (1)
草原上的自卫队.....	武良弼 (27)
范师傅.....	山 曉 (40)
盆地风雪.....	日 暉 (47)
戈壁春风.....	野 艾 (61)
在走向生活的日子里.....	东 穎 (69)
老刘师傅.....	燕赵中 (76)
媳妇.....	梁祝恨 (79)
薛大燹.....	何兆璽 (96)
澆苗圃.....	安鳳和 (102)
寻馬記.....	影 彬 (107)
老列兵.....	林 霖 (113)
尹春花.....	賀 劭 (121)
白衣战士.....	周傳鼎 (129)
父女俩.....	路 兮 (136)
爷爷和孙子.....	黃天剛 (142)

革命回忆录

朱总司令在井崗山的时候.....	凌 峰 (145)
怀义灣.....	高朗亭 (152)

难忘的河西三个月·····	戴克林 (159)
祁連山，我們還要回來·····	肖永銀 (170)
黎明的前夜·····	李 歌 (177)
一条軍用毯的故事·····	程 瑟 (200)

散文·特写

說不出的高兴，写不尽的喜悦·····	乔 迁 (205)
东风吹遍柴达木·····	薛宏福 (217)
开拓者的故事·····	楊尙武 (222)
到青海去·····	聶眉初 (238)
雪蓮万朵江源开·····	齐 克 (244)
黄金之乡·····	王吾增 (257)
冷湖的青春·····	陈 清 (265)
柴达木的綠洲·····	淮 青 (271)
昆仑山下的明珠——噶尔穆·····	汪承栋 (273)
广闊的盐海·····	楊友德 (285)
青海湖詩話·····	歌行、可国 (294)
大办人民公社中的小故事·····	璠蓮、史征 (303)
兰青铁路在挺进·····	張惠儒 (312)
夜宿蒙古包·····	顧 衡 (318)
阿尔頓曲克草原上的一夜·····	赵亦吾 (326)
挖掉穷根扎富根，貧苦牧民当主人！·····	董紹宣 (333)

桑巴久周。

程秀山

初夏的早晨，尕群沟南边的草原上，籠罩着一层薄薄的白雾。乘着和风，白雾輕輕地飘浮着，最后凝結成晶莹的露珠儿，滴落在葱綠密茂的草尖上。草原散发着潮湿的清香。尕群沟里，淌出一股寬寬的河水来，急湍而清澈地流向南边草原的尽头。这河水被晨曦映照着，恰似无边的綠色栽絨毯上，鋪着一条銀色的帶子。

白雾升起，远远地出現了成批成批的羊群，象白色的云朵，向尕群沟滚动过来。草原上，刹时欢騰起来。牛羊群一面走着，一面发出咩咩的低音，伴和着牧羊姑娘們銀鈴似的歌声，草原上显得更加美丽了。

夏不社区政府的帳房，跟随牧民們的牛馬，一道往尕群沟口搬来。区委刘書記，和区保畜主任項謙騎着快馬，穿过牧民們的羊群，向沿途的牧民們問候着：

“秀木甲阿爷，你好啊。沒进夏窩子，你的羊倒长开膘哩。”

“那是冬草喂得好呵，刘書記。”秀木甲阿爷把馬头向刘書記跟前勒一勒，笑着說：“項謙这个保畜主任，不是我当面

① “桑巴久周”是藏語“团結”之意。

夸他，是个好干部哪。去年整整一冬天，他到我們帳房圈子里来过五次，連懶虫們都儲了冬草啦，羊子怎会落膘呢？”

附近的牧民們，也都說笑着把馬湊近刘書記这方面来，大家隨便交談着。

“項謙哪，今年的夏窩子，安頓好了吧？”

“年年夏窩子放在朮群沟，听說今年朮群沟的草，长得挺好呢。”

“刘書記，朮群沟里合日的帳房，啥时候往北搬哪？”

“今年的夏窩子，可不同往年呀。”刘書記琅琅地笑着，接着說：

“大家醞釀着要办畜牧生产合作社，你們不是說，要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夏窩子嗎？”

“說实在的，項謙，你这个保畜主任，嚷嚷几天，說要挑一条渠，把朮群沟的水引到金滩上去，怎么又把这事搁下来啦？”

“正要跟大家商量哩，”項謙也爽朗地笑着，向刘書記看了一眼之后，插进牧民們的馬群中去，說道：“区政府开过一次会，干部們意見还不一致，眼前决定不下，这件事就搁下来啦。等各部落帳房搬到朮群沟口，干部还要开会商量哩。秀木甲阿爷，你說說，夏窩子往朮群沟搬好呢，还是往金滩搬好呢？”

“各有各的好处，”秀木甲阿爷說。“朮群沟是我們的老夏窩子，沟深地凉，水草方便；可那是人家合日区的地方，地方不大，两家挤在一搭，常常羊头碰着羊尾巴，吵吵嚷嚷的。那块金滩，地方大，草长得老高，可沒有一絲絲水，几十年来成了旱滩，誰家牛羊也不愿去，全給喂了黄羊。反正夏窩子的

事情，要区长席加跟刘书记你们决定哩。”

“秀木甲阿爷说的对着哩！”牧民们纷纷附和着说。

“噢，常说当家作主，大家也该拿个主意呀。夏窝子的事情，不能光靠我们干部呀。”

“不管怎么说，反正要靠干部们拿主意哩！”秀木甲阿爷代表着大家，笑着说道：“干部们站在桑巴久周上说话，比众人瞎议论强得多呀。群众一嚷嚷，少不得又跟人家合日闹开是非啦。”

“闹是非？”一个年青的牧民插上说：“我们可不愿意再闹纠纷。我们圈子里早商量过，今年最好把金滩开出来，省得年年跟合日争草山啦。”

“金滩上没水，你能去？”

“保畜主任说，可以开渠引水的。”

项谦点点头，表示自己真的这么说过，然后又向大家解释一遍。他说：“把尕群沟的水，引到金滩去，一来为了跟合日桑巴久周，二来也为夏不社的将来着想。各家各户，牛羊一年年多起来，两个区老盯着尕群沟不放，那还成哪？把金滩开出来，办畜牧合作社就有了好牧场哩。可是，有的干部不同意，大家再酝酿酝酿，政府也还要讨论的。”

驮着帐房、罗锅、箱子、什物等的牛马，和越来越多的羊群，从四面八方，向尕群沟口缓缓地拥去。

“秀木甲阿爷，我们要前面先走啦。”刘书记脱下那顶灰帽子，向大家摇晃着说：“夏窝子的问题，等帐房住下来再决定；进沟也好，开金滩也好，反正不能叫牛羊晒着。”

“我们等着政府的消息哪！”众人回答着。

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领导夏不社区的牧民们，计划轮牧

的第三个夏天。牧民們，每当这个季节，把全部牛羊，撤离开平平的南滩，进到尕群沟深山的夏窝子去，一来牛羊避避暑气，二来让南滩的牧草休养生息，滋生起丰盛的牧草，迎接主人們回来，成为夏不让区的冬窝子。

夏不让区的众多部落陆续来到尕群沟口，并不立刻进沟。按照区长席加的安排，要等一个吉祥的日子，大家在鄂卜山前祭过鄂卜、誦过經、作一番祈禱之后，方才正式进沟。

成千的黑帳房象芝蔴一样，星星点点的散在沟口草滩上。清水河畔，出现了那么多的掬水姑娘，到处传来了琅琅的說笑声。

二

区长席加，在家里照料着自己的帳房。区民政科长羊不甲，替区长筹划着祭鄂卜的事，到处奔忙着。如今，区政府只住着刘书记和項謙。

夏不让的牧民們，接近邻县合日区的地界了。虽说都是藏族，可是，尕群沟历来是条不宁静的沟；沟的南段和北段，都曾流过夏不让和合日的善良的牧民們的血。区委刘书记和区政府常驻的本民族干部項謙，不能再照顾部落的后方；按照县上的指示，領先赶到牧民們的前面来。把区政府的白帳房支搭起来，第二天一早，他们就騎馬进沟，跟合日区政府联络去了。

刘书记和項謙的馬，在尕群沟里小走着。項謙穿着一身藍色制服，由于天热，他把外罩的褐衫褪下来，纏在腰里，象臃肿的紫紅腰帶。从那瘦削黑紅的臉上，看不出他才是二十三岁的藏族青年。

“刘书记，你看这沟里的草，多茂盛呀！”

刘書記把馬压住一点，說道：“是呀！今年竟长得这样丰盛，草尖象密密麻麻的麦芒，又高又厚，馬蹄踏进去，都沾不着泥土哩。”

“牛羊吃了这样的肥草，”項謙繼續說道：“要长多么厚的膘，会生育多么壮实的羊羔呀。”

“項謙，你也爱这朶群沟嗎？”

“我爱。聞到那股嫩草的香气，真叫人舍不得走路哩。”

“区长不贊成开金滩，怕也是爱上这朶群沟了哪。”

“金滩的草，不比朶群沟的差多少。能引过一股水去，比这条沟要强多哩。”

馬一面走着，时而低下头去，貪婪地吃一口嫩草。項謙生怕合日牧民們不高兴，把韁繩勒紧一点，馬咀里滴下一串口水来。

他們騎着馬穿过合日帳房的时候，站在帳房門外的人們，用怀疑的眼光，看他們一眼，冷冷的回答他們善意的問候。刘書記的脚暗暗踢着馬肚，催促着快一点走过合日的帳房，好早些到达合日区政府。

刘書記和項謙在合日区政府里，焦急地等了整整一天，除了那个区委書記以外，再沒有見到别的能拿主意的领导人。合日老千戶——六十五岁的公布太——推說自己是自治州的副州长，不管合日区的事了；区政府干部去找他，他不接見。現任合日区长，假說出門唸經去了；可是有人上午还見過他呢。从几个拿主意的头目人不接見的态度上，項謙和刘書記，意識到今年朶群沟的夏窩子，将会引起一些麻煩哩。在无可奈何中，合日区委書記答应“協商后再給回話”。刘書記和項謙等不得了，就这样无結果地离开了合日区政府。

“項謙，回去給區長怎麼說呢？”

“就說合日正在商量，過幾天我再來一次。”項謙懂得，劉書記總喜歡用些複雜的問題來鍛煉他。“拐過前面彎子，我們上山，翻過梁梁，到金灘再去看看吧？”

“你想把夏窩子安到金灘去嗎？”劉書記說道，“區長的思想通不過也不行啊。依我看，還是請龍巴縣長親自到他們縣上再去交涉交涉。你要知道，牧民們等不得了。開金灘，要往後另行計劃哩。”

“我怕跟去年一樣，合日帳房不走，他們堵着溝口，叫我們進不得退不得。區長席加，動起肝火來，會出事儿呢。”

他們簡短地商量了一陣，決定分頭進行：劉書記直接出溝去，立即向縣上送匯報，反映合日的態度，請龍巴縣長早一點到鄰縣協商去；同時，跟區長研究召開區政府的委員會，防止發生什麼不幸的新的糾紛。而項謙，地形熟悉，由他單馬再到金灘去走一趟，好籌劃萬一需要開金灘的時候提出理由和辦法。

三

開區政府委員會的前一天，恰好是出門吉祥的日子。這天清晨，喝完最後的一碗奶子，區長席加騎上馬迅速地奔馳在空曠的草原上。他那過度肥胖的身子，把馬脊梁壓得彎陷下去，沒跑多久，馬鼻子便呼呼地噴出鼻沫來。

按照當年百戶出門的慣例，席加的馬前馬後，簇擁着四五四無名的隨騎。民政科長羊不甲，也照當年跟慣百戶的模樣，緊跟在區長的馬後面，撒開了韁繩奔馳着。

“區長，今年祭鄂卜沒有往年順當，”羊不甲把馬趕上几

步，湊着区长說道：“今年鄂卜山上，才飞来了一只鷹；好在多唸了經，也一样啦。”

区长席加臃肿的眼皮，被臉上的厚肉挤成一条縫，眼睛半睜半閉着，沒理睬羊不甲的話，却把馬緩下来，改成小走的步子。

“去年祭鄂卜来了三只鷹，夏窩子也沒順当多少。”不知是誰說了一句。

“那是人家合日跟区长作对，在区长鍋台上画了人儿的咀，”羊不甲反駁着說，“鍋台上画了人儿不算，旁边还画了一头牛。要在旧社会，早出了兵啦，还不是为了桑巴久周，区长才忍了这口气！”

“少說几句吧，羊不甲！”区长不耐煩的連喝帶訓地回过头來說道，“那些陈話，你說过多少遍啦。”

“我怎能不說呢？一想起来，我的臉都发燒呢。”羊不甲用手把自己的耳朵打了一下，說道：“夏不訖从来沒丢过人。单是去年夏窩子，就叫合日抓了我們的耳朵啦。可有人还說祭鄂卜沒祭好呢！”

“今年祭鄂卜，也强不了多少。”

“我說过啦，夏窩子是合日搞的鬼！”羊不甲的臉都漲紅了，不服气地說：“众群沟自古就是夏不訖的草山，偏偏叫公布太那个老家伙占去，还說是合日的，反說我們吃了他們的好草。可你还口口声声誹訖步，誹桑巴久周，今年祭鄂卜的时候，你給大家又是誹这些話……”

“桑巴久周，这是政府的政策，我能不能誹嗎？”区长搭拉着眼皮，說道：“明天区政府开会，你能不誹桑巴久周嗎？”

“区长，你看！”羊不甲指着北方的山梁說道：“那边合